
宋


論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眞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甯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宋論卷一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甯政用乂文教用興蓋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諶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于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

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于人閒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鎭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卽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于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于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于受命之後天自諶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諶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

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逮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于民以靖禍亂一在旣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于宋祖之心而啟廸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桀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于兵權作擁守一長莫著之都檢點哉啟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啟于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于天之佑可以見天心于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

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悱不容自寧之心勃然而猝興怵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于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攷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于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塘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嚴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塘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

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且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剷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于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愼愼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啟以來百年囂陵噬搏之氣寖衰寖微以消釋于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勤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啟甲折縈回于宋祖之心不自諶而天豈易易哉雖然

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累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于中而不自滿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膺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是衆望不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曾附青雲之衆已望絕于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逼于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

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逼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遏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于劉毅蕭道成之于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眾以待決于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逼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夫逼之質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葸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

惡能旦頡頏而夕北面含孤弱而即豪强乎故曰貿死以
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嗚呼積亂之世君非
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
能免于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
驅使者已而竝肩矣繼所竝肩者已而頫首矣終所頫首
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
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適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
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
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
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今自

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夫善治者已居厚而民勸矣囂頑者無可逞矣已居約而民裕矣貪冒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各各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于已不期盛而積于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已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繇紊刑之所繇密而後世儒者恆

挾此以爲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責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責人之爲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國澤國三地也愿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爲利爲害爲善爲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歷不能窮其數爲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于已矣吾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遂遂皆法也以是爲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已之

道三焉軼漢唐而幾于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歷而議論始興逮熙甯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極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節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于申韓惡足以與于斯

自太祖勸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詒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纂而止于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于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考自唐僖懿以後迄于宋初人士之以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

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摶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允張濬李磎張文蔚倡之于前而馮道趙鳳李昊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爲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酣倡俳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魚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于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爲不愜也惡其賤而激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于此意念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横議脅侯王取寵利而六國以亡秦惡其亂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鶩聲譽已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熸曹孟德懲其亂而任崔琰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于天下二

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羣情務爲寬縱而裴王之流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爲而中夏淪沒繇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懲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作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出而成乎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與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壑也涵泳于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貴哉文王貴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

以敗類累人主之矜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媿于心況乎業已爲士聰明才幹不後于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目已習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爲之贊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聘覩士氣之淫邪而不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霄以翔鳶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啟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爲過于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況天下乎河決于東過而回之于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虔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婞婞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語有之曰得士者昌得云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爲已德也

下得士而貢之于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效于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士爭其類天下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爲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士在巖穴者以長吏爲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爲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爲所因如網在綱以羣效于國不背其大臣而國是定不背其師儒而學術醇不背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羣相燕也今天下賢智之心於一軌

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寖榮寖昌昌莫盛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為德而士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為恩而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為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為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法也下泮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必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于與下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終其身為恩故此非唐始然也漢之孝廉于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繩人者訶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矣繇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

心使相摛貳超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懐姦擅命之夫自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于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勢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間親不肖毀賢胥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懐知已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茁之草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爲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痿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斲

為已得也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舉人檛鼓言屈引進士而試之殿廷不許稱門生于私門賴終宋之世不再舉耳守此以爲法將與孫秦等察察之明悁悁之忿㖆㖆之恩以撫藺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

太祖數微行或以不虞爲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英雄欺人爲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羣情以思豫制私利之禍衷猜防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即其使人爲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貽之笑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下則狂蕩嬉

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為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伺官箴之汙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迨乎亂與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覩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詹詹之智以與天下鬬捷未有能勝者也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為密而豈不能密邪跡未離乎禁闥期已泄于近侍形一涉乎通逵影已徹乎衖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彼之伺此也無朕于是懷私挾倖者飾慧為樸行詐以戇醜正而相訐纂姦而相與面受其欺背貽其笑激怒沽恩而國是不可復詰矣即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一行之

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偶得之小民者無稽無詢溢美溢惡遂信爲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睿以定紬陟以衡興革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羣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詭道相要而坐受其蠱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振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乂冢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臺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主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

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通其所窮疏其所壅于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情天子垂旒纊而坐照之以無遺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其衆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愚氓一往之情辭不屑聽也而況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古之聖王詢芻蕘問工瞽建鞀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為已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愈密聽愈惑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即不微行亦豈有攘臂相仍以奪其

所奪于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劉禪孫皓之容于晉非晉之厚也誠有以致之也劉先主以漢王之裔保蜀土奉宗祧任賢圖治民用乂安尙矣孫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雒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秊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絶其世有不可絶者在也禪雖闇皓雖虐非稱兵首難倫亂天紀者降爲臣僕足償其愆而惡容殄滅乎李煜孟昶劉鋹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賓恪之禮非其所應得者也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閒偸以自王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爲皂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雖然責蜀

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奉正朔于汴雒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服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朱温賊也李存朂石敬塘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燼作踞其位猶螢之爓于夜也剖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雒之墟為唐故宮之址乘虛襲處而無識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定特者納土稱臣以戴為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温孟知祥劉巖之與朱李石劉相為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若夫因亂竊立窮蹙而俘宜膺王者之誅

則抑必首亂以刦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揜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鵲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傲攘天紀以殃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竇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杲倚戎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孤婿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于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于亂者也故雖或降附而稾街之懸郤民咸快其與蜀粵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王者上溯天心下彩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徐温佐楊行密以禦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

擁百粤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强孟知祥郎不
據蜀疆石劉惴惴以偷立契丹外倡諸鎮內訌救死不遑
固無能越劍閣以殺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得罪于天
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眾潰而後降苟非殘忍甚害
以為心亦惡能以竇建德蕭銑之誅違理而逞其淫刑乎
天之所怒者首亂者也人之所怨者强爭者也仁有不可
施義有不可襲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
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即其禦我者
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豈其信為果然哉懷不可
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于是坐
受其窮唯明主周知得失禍福之原秉無私以照情偽之

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辨窮矣曹翰獻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卽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辨遂窮是其爲言也如春冰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爲受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勞佚饑飽之勢旣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于强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于散地況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沓障重崖以東逝于海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矣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憂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

之徒不憂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既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之事則雖不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繇漢以來據燕山以扼北邊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慮之遠者亦知其所可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于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掄選有方委任之以誠馭之以禮則雖百年以後之千城皆早卜其勳名之不爽何事于曹翰眘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

漸復其故宇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投之戎敵以免爭戰之勞與故晉之說口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躕而春冰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于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于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士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強夷之武人使拊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祏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脊喔咿于閨闥而甘于朒縮者也不亦可爲大哀者乎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

緒陝豨彭寵盧芳唐則始于安祿山終于劉守恭父子然方躍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闌入之禍消雖倔强不戢猶爲我吠犬以護門庭也迨及朱温唐魏博李存勗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于河汴而莫之能遏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驁之夫而無難芟刈削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爲吾藩棘此之不寤小不忍而宥擲之敵人以自貽憑陵之禍四顧懷疑審謀而安于棄割弗能告人曰吾之凝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于心曾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則畫河自守鞭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季衣冠之禍唯此而已矣

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睨普而憤其軋己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爲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爲天下事盡繇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惎害其子弟以固寵祿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驁與則若光武之進

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强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心而無陰鷙錙伏之小知者也故功臣退處而世效其貞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槧倚門投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竇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于普也多矣險詖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綱維嗚呼是可爲天下萬世痛哭無巳者也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于小康之世衆志情歸而能當大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梟雄之氣衰矣江南蜀粤之君臣弄文墨恣嬉遊其甚者

淫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于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蹀血以爭如項羽公孫述竇建德薛舉之屢勝屢負而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泮渙矣以此而驟與強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衄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遽下邪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困于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于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假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窺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illegible][illegible]

賓則避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鳥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于楚一得一失之幾決于君相之疑信非繇天下之强弱其當審矣以智伎害之小慧而宋秦之爲家法上下師師壹于猜忌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唯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叩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翰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固未之思也

記曰禮從其朔朔者事之始也從之者不敢以後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又曰禮時爲大時者情之順也大之者不忍于嗜欲之已開而爲鬼神禁之也是故燔黍而有敦黍捭

豚而有燔肉元酒而有三酒大羹而有和羹不廢其朔質也而將其敬不從其情則文也不違其時文也而致其愛不斬乎美則質也兼敦而互成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盡之祭用籩豆周制也夏殷以上固有不可盡攷者矣不可攷者無自而倣為之則以古之所可攷者為朔祭之用籩豆鉶俎敦彝倣周制而備其器所以從朔而將其敬非謂必是而後為鬼神之所歆也尊其祖而不敢褻文治也而質為之訕矣太祖欲撤之而用當時之器過矣過則自不能晏然于其心而必為之怵惕故未幾而復用之然而其始之欲用當時之器以順情而致養亦未甚拂乎道也揪然不愜而用祖考之所常御怵然中變而存古人之

所敬陳皆心也非資聞見以儌古徇流俗以從時也愛不忍忘而敬不敢弛質不忍斬而文不敢替故兩存之于其必兩存者可以祭仁孝之動以天者矣雖然其未研諸慮而精其義也古者天子諸侯之事其先歲有祫時有享月有薦薦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祭以等降祭以文昭敬位未尊而敬不得伸薦以質盡愛苟其親者而愛皆可致夫祭必有尸有尸而有獻斯有酢有酢斯有酬有酬斯有繹周洽彌綸極乎文而不欲其相瀆故尊罍設元酒陳血膋燔牲升首太羹具振古如斯而籩豆鉶俎敦彝皆法古以重用其文而後尊之也至尊之也至而後敬無不伸若夫薦則有不必其然者矣薦非不敬而主乎愛主乎愛則順

乎其時而以利得其情古之薦者所陳之器所獻之味無
攷焉意者唯其時而不必于古與其器習用而安之其味
數嘗而甘之仁人孝子弗忍絕也則于薦設之焉可矣且
夫籩豆俎鉶亦非隆古之器矣和羹燔炙亦非隆古之食
矣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于祭且然而況薦乎漢唐以下
所謂祭者皆薦也未有舍今以從古者也唯不敢不以從
朔之心留十一于千百則籩豆相仍用志追崇之盛而古
器與今器雜陳古味與今味互進酌其不相拂者而以其
候而遞用之極致其敬愛必有當也而太祖未之講耳卒
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然而其
易之之情復之之心則固誠有于中慄然而不容抑者存

也有王者起推此心以求合精于義而質文交盡存乎其人焉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也

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實之制可謂善矣雖然有說語云為官擇人不為人建官此覈名實求速效之說也非所以獎人材厚風俗勸進天下于君子之道也郡縣之天下其為州者數百為縣者千餘久者六載速者三載士人之任長吏者視此而月他則委瑣之簿尉雜流兼進者也以千餘縣歲進一人十年而溢于萬將何以置此萬人邪且夫歲進一人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必矣古之建國也其子男之國提封之壤抵今縣之一二鄉耳而一卿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食祿于國為

君子而殊于野人者且如此進而公侯又進而天子之廷凡其受田祿而世登流品者不可以紀故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以文王之德且非是而無以甯也育人材以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于民而安于利士志于士而安于義勿抑其長勿扜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以敦厚宏雅迎天地之清淑者豈在循名責實苟求速效之間哉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農以力爲賢力即不勤而非無其力士以志爲尚志即不果而非無其志士之知有善猶工賈之知有利也工賈或感于善而既巳知利必挾希望之情士或感于利而既巳知善必忌不肖之名爲

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導之者順屈抑之者逆學而得祿者分之宜也宛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爲士者限于登進之途雖受一命抑使遷延坎坷白首而無除授之實則士且爲困窮之淵藪則志之未杲者求爲農而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去爲右舞文罷衒淫巧導訟訐以搖蕩天下而爲生民之大蠹然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棊布而觀之于射進之于飲一鄉一遂皆有賓興之典試于司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于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王之成者其道得也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爲憂耳吏之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

無事焉抑攷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卿學校典禮樂治賓旅涖祀事候災祥卜器服者事各一司司各數吏咸以上贊邦治下修邦事勸相之以馴雅之業而使向于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濫施于卑賤貧弱獄取于貧民弱族也則吏雖繁而治固不勞又何十羊九牧橫加鞭撻之足懟哉任之以其道也興之以其賢也馭之以其禮也絀之陟之以其行也而賦稅獄訟工役之屬無冗員無兼任擇其人而任之以專則吏治之清豈猶有慮而必芟之薙之若芒刺在體之必不能容也乃若無道之世吝于俸而裁官以擅利舉天下之大不能養千百有司而金蝕于府帑腐于筒粟朽于窌以多藏而厚亡天所不佑人

時[illegible]與[illegible]於天下哉君子[illegible]曰
[illegible]器仗芻[illegible]馬牛屝屨盔甲器械具日微日增
[illegible]之費不可殫極未有儲蓄未充
而能[illegible]而先儲其糧以待事謀國者
所務詳也甄[illegible]一旦而用則徒以受弱之累
而事卒不成太祖立封樁庫積用度之餘曰將以圖取燕
雲志終不遂[illegible]之後反援中國于北敵則事卒不成
之驗也積財既廣則啟其驕侈之心以奉鬼神抑使神
宗君臣效之以貪斂天下而召怨以致敗亡則財之累也
財可以養士而士非待餘財以養也謝元用北府兵以破
淮北劉宋資之以興郭子儀用朔方兵以拌祿山肅宗資

之以振賞有素積以貿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手號召百戰而得天下也蓋兵者用其一旦之氣也用其相習而不駭爲非常之情也用其進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勢也恃財積而求士以養之在上者奮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爲繼在下者農安于畝工安于肆商安于旅强智之士亦既清心趨于儒素之爲在伍者既久以虛名食廩稍而苦于役應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無所歸而寄命以餬口國家畜積豐盈人思獵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長飾智勇以前而坐邀温飽目睨朝廷如委棄之餘食唯所攫齕而詐憂其匱一日之功未奏則一日之坐食有名稱不給而潰敗相尋以起夫安所得士而養之哉錙銖斂之日崩月坼

以盡之以易圖功貽敗而已矣且夫深智沈勇決丁有爲
者非可望于中材以下之子孫也吾之積之將以有爲也
而後之人不能知吾之所爲而但守吾之所積以爲祖德
其席豐而奢汰者勿論矣馴謹之主以守藏爲成憲臨封
者簿數無可稽猾胥塡入者無已姦人乘之竊歸私室而
不見其虛變亂猝生猶將死護其藏曾不敢損其有餘以
救禍迫其亡徒贈寇讐未有能藉一錢之用以收人心而
極危敗者財之累于斯酷矣豈非教積者之作法于涼哉
天下之財自足以應天下之用緩不見其有餘延不見其
不足此有故存焉財盈則人之望之也縣財詘則人之謀
之也定見有餘者常畏其盡見不足者自別爲圖利在我

則我有所戀而敵有所貪利不在我則求利于敵而敵猶所覬向令宋祖乘立國之初兵狃于戰而幸于獲能捐疑忌委腹心于虎臣以致死于契丹燕雲可圖也不此之務而竊竊然積金帛于裕散戰士于郊曰吾以待財之充盈而後求猛士以收百年已冷之疆上不亦迷乎翁嫗之積畜金帛以與子而使訟于鄉爲達者笑奈何創業垂統思大有爲者而是之學也

宋初定開寶通禮書佚不傳大抵自唐開元禮而上至于周禮皆有所損益矣婦服舅姑斬衰三年則乾德三年從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贈則淳化四年允李昉之請贈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太夫人始而

且不去職[illegible]千遂令所後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遂爲定

制而斯二者皆變古制而得失可攷焉禮有不可變者有

可變者不可變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後之無異於今

而創爲百世法變之者非大倫之正也可變者在先王之

世尊尊親親各異其道一王創制義通於一必如是而後

可行時已變則道隨而易守而不變則於情理未之協也

人之大倫五唯君臣父子夫婦極恩義之至而服斬兄弟

則止于期矣朋友則心喪而止矣其他皆君臣父子夫婦

之推也舅姑雖尊繇夫婦而推非倫之正也婦人不貳斬

既嫁從夫者陰陽合而地在天中均之于一體而其哀創

也深夫死從子其義雖同而庶子不爲其長子斬庶子之

妻亦如之則非適長之不斬不視從夫而重雖夫歿無異一姓之中無二斬也是則伉夫于父而妻道盡矣推而之于舅姑不容不降也異姓合而有賓主之道焉故婦初執笲以見舅姑拜而舅姑荅之生荅其拜歿而服期君子不以尊臨人而廢禮所以昭人倫之辨也今之夫婦猶古之天婦也則自唐以上至于成周道立于不易情止于自靖而奚容變焉若尹拙之言曰夫居苫塊婦被羅綺夫婦齊體哀樂宜同其言陋矣哀樂者發乎情依乎性者也人各自致而奚以同于夫哉婦之于夫其視子之于父也奚若父斬子期亦云哀樂異致非父子之道乎子之居喪也非見母不入于內則婦之得見于夫者無幾雖不衰麻自有

饋奠祭不行而無饋籩豆獻盛飾之服苟爲禮法之宗亦何至被羅綺以與衰麻相間乎婦有父母之喪夫不舉樂于其側緣情居約哀者哀而哀已節者固不以樂從之亦無俟強與固哀而爲不及情之貳斬衰自宋失之而相沿迄今以瀆典禮此不可變者變而失其正也若夫爲人後者以所後之父母爲父母而不得厚其私親周禮也非周之盡一天下萬世子不可變者也夫周則有厚道矣天子諸侯則有世守卿大夫則有世祿仰承天職上事宗廟者相承也抑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以合族而聶家政故嗣國嗣位之適子與其宗子而未有子則必豫擇其昭穆之等親且賢者以建爲嗣大位姦竊危病邪何不豫則爭亂

繇此而作漢之桓靈唐之武宣聽廢置于婦寺之手其烱鑒已立後以承統而道壹于所尊不得以親間之示所重也後世自天子而外貴賤無恆奮身自致廟祧不立宗子不尊所謂爲人後者以私愛置以利賴于未嘗見貫游之子出後于異門索封之支承嗣于寠室又況郤滅于茜賈纂于韓之瀆倫敗化者相仍以亂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割其天性之恩以希非望之獲何有于尊親而執古以律今使推恩斬于罔極不亦悖乎若李昉若吾不知其何以出後于人而致青雲依白日語人世之通顯或懷眴眴之思忘覆載之恩曾不念位晉三公之身爲誰氏之身也其忽也乎哉非以世祿而受乎若非以宗祧故而爲後于前

之矣此補過未晚也且夫古非盡人而有爲之後者也故禮有無後之祭焉苟非宗子與有世祿廟祀不因已而存亡從子可資以繼祖則子之有無天也人不可以其僞干天而强爲駢拇枝指者也儹立後者非法覬覦以忘親爲人後者非人古所不敢不忍者也奚容假古禮以薄于所生也哉今之後非古之後也李昉之請天禧之制變之正也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時也萬古不易者時之貞也其塞也時也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考三王俟百世精義以中權存乎道而已矣

將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則亦惟已之無私而他非所謀也將欲立長君託賢者以保其國祚乎則亦惟已之知

所授而固不能爲後之更授何人者謀也故堯以天下授舜不謀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不謀禹之授啟也授禹而與賢之德不衰授啟而與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因其時行其志而上協帝心下順民志堯舜豈能豫必之哉吳壽夢爲四世之謀而僚死于光宋穆公爲三世之謀而與夷死于馮雜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亂之生應作于骨肉而不可止宋太祖懲柴氏之託神器于沖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廷美三傳德昭卒使相戕而大倫滅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輸心于太宗之子而奉廷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堯舜不能必之于舜禹而已欲

恃趙普之一人以必之于再傳之後乎變不可知者天之數也各有所懷而不可以強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于天以一人而取必于無定之臣民則天人無權而唯己之意欲聖人之不爲此也所以奉天而順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傳之弟與從子也不待吾之鄭重也如其不能則骨已朽言已寒與聞顧命之趙普且笑我爲誕而況拜爵銜恩于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雖公而私襯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甯而後洊以數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

紹多士之贊襄也即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爲之檃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爲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爲迥出者乎民之恃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于道貴矣而刻意以爲之者其美不終非其道力之不堅而不足以終也其操心之始無根而聊資以用懷來之不淑不能久揜也文景之修此三者無餘力矣乃其慈也嗇刑殺于心而姑忍之其儉也志存厚實而勤用之其簡也以相天下之動而徐制其後也老氏之術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人不受其欺故王道至漢而闕學術之不貞者爲之也唐太宗之慈與儉非有異心也而無固志故不爲已甚之行以售其中懷之秘與道

近矣然而事因迹襲言異吏藏蒙恩者幸承其惠偏枯者仍罹其傷若于簡則非其所前聞矣繁為口說而辨給者人多其設施而吏民滋擾夫惟挾恢張喜事之情則愁窮而忿起儉困而驕生惡能凝靜以與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處錞之術以亘于中既機深而事必詭有伯者假仁之美以著于外抑德薄而道必窮及身不償猶其才足以待之不能復望之後嗣固其宜矣宋祖則二者之患亡矣起行閒陟大位儒術尚淺異學不亂其心怵于天命之不恆感于民勞之已極其所爲厚柴氏禮降王行賑貸禁淫刑增俸祿尚儒素者一監于毒民傷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末嘗汲汲然求利以興

求病以去貿愚氓之愉快于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責于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于仁義也攷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緐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是以垂及百秊而餘芳未歇無他心之所居者本無紛岐而行之自簡也簡以行慈則慈不爲沽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爲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醇無所倣故達情而不求詳于文具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文景當之者非也老氏之

支流非君子之所願見也太祖其庶幾矣雖然尤有其立本者存焉慈者溺于所厚則慈亦非慈侈者必奪于人則儉亦非儉文帝之快淮南景帝之劍吳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剷而枝葉之榮皆浮榮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趙普密譖之言且不忍著聞而亟滅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斷其惻怛之心而不爲之惻廓然委之于天人以順母而愛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漢唐之主所安忍懷慚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無憂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句萌甲坼而枝葉向榮矣不忍于人之死則慈不忍于物之殄則儉不忍于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

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于道務名而遠于誠者所繇來遠矣仁民者親之推也愛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廣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於心一人之澤施及百年弗待後嗣之相踵以爲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後太祖其迴出矣

宋論卷一終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江沭 重刊

宋論卷二

船山史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太宗

錢氏之歸宋與竇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徼幸之心也更始既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爲盟主亦聊以固圉而待漢之再興其既得通光武也窺隗囂而助攻囂之師囂亡隴土歸漢融無私焉則奉版圖以入朝因而禮之寵以上公錫以茅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于草澤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

之情也徒以西有强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衆心何嘗有共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温篡則又北面事賊假温之力以掣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富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覬望其興衰而無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名爲助宋而投間抵巇坐收常州爲已有僭僞向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求歸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于錢氏也不已過乎夫置人之情僞以審已之得失則予奪正絜已之愉怫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矣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

粵蜀亦足以頡頏而未見其詘至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慝畫疆自守憑岸有餘使不量力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勤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離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祿而立庭衆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次委故宮于茂草撤祖廟之榱桷夫豈不有痛心于此者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即決于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思媚于一王因以保先王懋西之赤子俾安于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背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力

脩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責而弗責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養兩浙之全力以爲高宗立國之基夫誠有以貽之也

不仁之人不可以託國悟而弗終託之則禍以訖不悟而深信雖悟而終託之亂必自此而興明察有餘而弗悟者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于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于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投巇承旨以勸之相忮相戕者則雖甚利于我而情不可測恭未有仁未絕于心而忍教人以忮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

爲勞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于忠謹而幾失之而于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肝曲爲引譬深爲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于忠謹而不得者求之于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憂疑以去若夫畢宗祐民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于是而楊素徐世勣趙普之姦售焉此三人者誅焉而當訣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移者也而其殘忍以陷我于戕賊則獨任之而不恤嗚呼天下豈有勸人殺其妻子兄弟而可託以社稷者乎楊元感之反非元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楊廣在其目中

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業之起兵非義師也世勣之殺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蹊田之牛也敬業之力不足以勝武氏耳世勣不死縱武氏而後操之中宗之愚且爲司馬德宗而唐移于徐氏矣夫趙普亦猶是也所與太祖普而藏之金匱者曰立長君防僭奪也廷美德昭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藐爾之孤生死于普之股掌然則所云防僭奪者特以太祖死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已懸必不可伸姑拔太宗以俟其身後之沖人而操縱唯己故曰普之情一素于楊廣世勣于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試取普之終始而衡之其于房長源也奚若而于素世勣其異者又幾何也導人以戕殺其天

倫者爲何等事而敢于人主之前無憚于心無疑于口非至不仁者誰敢爲之而誰忍爲之乎太宗覺之矣酬賞雖隆而終寄腹心于崛起之李昉呂端罷普以使死于牖下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發吳越之甕金愛雷德驤之面愬亦既備察其姦猶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託惡知其覗德昭而挑忍之心早伏于譖毀太宗不聽之日邪雖然抑難知也凡普之進謀于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勳而斂權于已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

觀于趙普盧多遜進退之際可以抑普之終始矣普在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臣實預聞皇太后顧命豈有間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

議于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若無影迹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緘以俟他日然則欲益彌章之心見矣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成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偪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探志以獻謀其事甚秘慮多避嫌見以摘發之太祖不忍于弟以遵母志弗獲已而出普于河陽交相覆蔽以消他口之釁隙則普當太祖時以毀秦王者毀太宗其術一也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爲臧已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顧命也普豈獨不預聞而導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必邪普之言曰太祖已經一誤併之情見矣普于太祖非淺也知其誤而何弗勸之改圖則

嘗曰陳不誤之謀于太祖而不見聽小人雖譎不期而自
發其隱惡能揜哉太宗亦漸知之矣柴以虛榮而不委之
以機要故朱琪以兩全爲普幸普亦殆矣特其腸顧命以
臨太宗而又曲成其賊害則必知多遜前此之譖非普所
大無而弗能施以鈇鑕也杜后之命非正也盧多遜守太
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于太祖之世繼之欲全秦王于太
宗之世則非不正也太后之命雖不正而疑妒一生戈矛
必起天倫爲重大位爲輕愛子之私不敵奉母之志多遜
之覷普其立心遠矣夫普則誠所謂鄙夫者耳子曰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患失而無不可爲者誠奇所及志之所執
習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爲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

道無出于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乎身而不能自已是故苟其所結之友即以患失爲待友之信則友暱之苟其所奉之君即以患失爲事君之忠則君寵之爲友患失而阿附朋黨傾危善類以爲友固其寵利爲君患失而容謀行險戕害天倫以爲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與君友同患君與友固且懷之以沒世惡知迷以導迷既陷于大惡而不能自拔且患之之情既切則進而患得者無涯揚義除世勳之陰謀不亂于子孫之援戈以起而不已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唐亡以後鄙以成姦之習氣熏灼天下而不可浣晉以幕客之雄沈溺尤至而機械愈深雖見疑于英察之主而終受王封與馮道等向非太祖亟進儒

臣以爲祿其病疾宋且與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斷豈出太宗下哉然一傳而遽斬者鄙夫充位爲之也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不可與友以事君則君不可使之事已所固然矣

不教之兵可使戰乎曰不可曰教其兵可使戰乎曰固不可也世所謂教戰者張其旗幟奏其鉦鼓喧其呼噪進之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而無一生一死相薄相逼之情形譬其耳目震其心神則教之者戲之也曰教之者曰戲之也教之精者精于戲者也勍敵在前月熒魄蕩而盡忘之矣卽不忘之而抑無所用之是故曰教其兵者不可使戰也雖然抑豈可使不教之兵以戰哉夫教戰

之道無他以戰教之而已矣古之教戰也教之于四時之田禽如其敵也獲禽如其殺敵也驅逆如其挑戰也獲而獻禽如其計功以受賞也　趨利而惟恐失洞中貫腦而惟恐斃之不速衆爭追逐而　惟恐其後于人操必殺之心而如不兩立以此而教行乎戰之事矣然而古之用兵者鄰國友邦之爭怒盡而止非夷狄盜賊之致死于我而不可與之俱生以禽視敵而足　以戰矣夫人與人同類則不容視其死如戮禽而不動其心敵與我爭命則不如人可殺禽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以此爲教施之後世猶之乎其有戲之心但習其馳射進止之節而不能鼓臨事之勇于戰固未有當也況舍此而言教戰黷武也黷之以戲而已

矣夫營壘有制部隊有法開合有勢伏見有機爲將者務知之而氣不屬焉則嫻習以熟而生死成敗之介乎前且心目交熒而盡失其素況乎三軍之士鼓之左而左鼓之右而右唯將是聽而惡用知兵法之宜然哉所恃以可生可死而不可敗者氣而已矣氣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是故教戰者唯數試之戰而後氣以不駭而昌日習之日教之狎而玩之則其敗愈速是故不得百戰之士而用之則莫若用其新昔者漢之擊匈奴也其去高帝之時未及百年凡與高帝百戰以定天下者雖已略盡而子孫以功世徹侯皆以兵爲世業習非不夙而耐金之令削奪無餘武帝所遣度絕幕斬名王橫馳塞北者衛青霍去病李廣程

不識蘇建公孫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覩孫吳之書耳未聞金鼓之節乃以用其方新之氣而威行乎朔漠其材官健兒以及數十萬之衆天子未嘗新臨大閱將吏未暇日教止齊令須于臨戎之日馳突于危險之地即此以教之而已足于用故教戰者舍以戰教而教不如其無教教者戲而已矣雖然抑有說焉有數戰而不可使戰者屢試之弱敵幸而克捷遂欲用之于勁敵也則宋之用曹彬潘美以爭幽州是已此數將者皆爲宋削平割據以統一天下者也然而其效可睹矣劉鋹之虐也孟昶之荒也李煜之靡也狃于乍安而盡弛其備兵一臨之而如春冰之頓釋河東差可自固而太祖狃于堅城之下太宗復親御六

軍躬冒矢石而僅克之則諸將之能概可見已幸人之弱成其平國之功整行長驅臥鼓偃旗而敵已潰未嘗有飛矢流于目睫白刃接于肘腋凶危不測之憂也方且以仁厚清廉雍容退讓釋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傾妒迫雍熙之世而益老矣畏以勳名見忌而思保富貴于暮季之情益篤矣乃使貿首于積強之契丹岐溝之死傷過半豈旌麾不耀雲日部伍不綴星辰以致敵之薄人于無法哉怙其勝小敵者以敵大敵突騎一衝爲生平所未見而所習者不與之相應不熸何待焉張齊賢曰擇卒不如擇將諸將之不足以一戰也夫人而知之矣夫宋豈無果毅跅弛之材大可分閫而小堪奮擊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

自見徇徇秩秩苟免彈射之風氣已成舍此一二宿將而固無人矣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與否藉其教之亦士戲于伍將戲于幕主戲于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爲弱宋也歟

數變之言志士恥言之英主惡聞之其偷口而無所擇也已賤者也且詭隨而無定操也不令者也其反激以相顛倒也懷姦者也張齊賢不失爲伉直之臣太宗非聽熒之主宜其免焉乃當瓦橋戰後議者欲速取幽燕齊賢力陳其不可越六年齊賢與王顯固任樞密而曹彬潘美等大舉北伐取岐溝之敗帝謂齊賢曰卿等視朕今後作如此事否而齊賢媿咎不遑則岐溝之役齊賢實贊成之何前

後之相繇戾邪齊賢不以反覆爲耻太宗不以反覆加誅夫豈其憒憒之至斯哉乃取齊賢前日之言而覆理之則齊賢之志未嘗須臾忘幽燕者也其云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擇將而任之豈徒以守內地而爲偷安之計耶而太宗卒不能庸其于將也無所擇醇謹自持之曹彬已耳朒縮不前之潘美已耳因仍而委之無所擇也其于人也不欲任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潘美之陷楊業而不肎救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之也無固志弗獲已而姑試焉齊賢亦知其不可而姑聽焉于是而齊賢久蘊

之情不容不降志以相從矣夫齊賢旣知其不可而不以夫就爭之何也嗚呼舍此而宋之事無可爲矣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則繕城郭列堡戍修巖險知宋有欲爭之情益儆而日趨于鞏固得其人則愈久而其心愈不回也當石晉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恥左衽以悲思者至岐溝敗績之歲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祿耕者習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與之俱流過此無收復之望則其人且視中夏爲絕域衣冠爲桎梏禮樂爲贅疣而力爲夷爭其勝且唯恐一朝內附不能與關南之吏民爭榮辱則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終無可復之期矣故有志之士急爭其時猶恐其

已暮何忍亟言姑俟哉且夫志于有爲者敗固其所不諱
也漢高之衰項羽武帝之攘匈奴光武之破赤眉郭子儀
之平安史皆屢敗之餘氣不爲苶而懲其所失卒收戡定
之功彬美既衂而後齊賢有代州之捷尹繼倫有徐河之
勝將非無可擇人非無可任耶律隆緒屢勝之驕兵非無
可挫用兵者勝亦不可恃也敗亦不可沮也贊成北伐何
足以爲齊賢病哉而奚庸諫止焉惟是太宗悔非所悔宋
琪王禹偁相與以成乎怯懦齊賢于是亦無如此虛枵之
君與大臣何徒有孤出以當一面少寄其磊砢之壯志而
已故知齊賢之始終以收復爲心而非游移數變無有定
情者也太宗亦深知其有憂國之忱特不自勝其疑忌消

沮之私豈聽熒乎緐其言察其情君子是以重爲齊賢悲也

太宗修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至數千卷命江南西蜀諸降臣分纂述之任論者曰太宗疑其懷故國蓄異志而姑以是縻之錄其長柔其志銷其歲月以終老于柔翰而無他嗚呼忮人之善而爲之辭以擿之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楊業太原之降將也父子握兵死士爲用威震于契丹謗書迭至且任以邊圉而亡猜張洎徐鉉句中正之流浮華一夫自詡不爲之用縱之登而不足以游夫人而知之矣李煜降而不能有他曹彬諒之而任其歸邸已灰之燼不可復炊二三弄穎之士固不屑爲之重

協也張洎之視諸人智計較爲敏給亦任之政柄與參坐論其位可知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乃其所以必授纂修之事于諸降臣者有故自唐亂以來朱温凶戾殄殺清流杜荀鶴一受其接納而震慄幾死陷其域中者人以文藻風流爲大戒豈復有撩猛虎而矜雅步者乎李存勗石敬瑭皆沙陀之孽劉知遠郭威一執帚之傭也獷悍相沿弓刀互競王章以毛錐司權筭且不免噪啄于羣梟六籍百家不待焚坑而中原無憖遺矣抑且契丹内蹂千里爲墟救死不遑誰暇閔遺文之廢墜周世宗稍欲拂拭而張之而故老已凋新知不啟王樸竇儀起自燕趙僅貲有餘而講習不夙隔幕望日固北方

學士之恆也唯彼江東西蜀者保國數十季畫疆自守兵革不興水涘山椒勝緘無損故人士得以其從容之歲月叩文苑之英華則欲求抑雅之儒以采羣言之勝舍此二方之士無有能任之者太宗可謂善取材矣光武之興道埶也雅樂儀文得之公孫述也拓拔氏之飾文教也傳經定制得之河西也四戰之地不足以興文治則偏方晏處者有焉蒙古決裂天維而兩浙三吳文章盛于晚季劉宋章陶藉之以開一代之治非姚樞許衡之得有傳人也緜此言之士生禮崩樂圮之世而處僻遠之鄉珍重遺文以須求舊之代不于其身必于其徒非有爽也坐銷歲月于幽憂困苑之下者殆所謂自棄者與道勝者道行而志已

待文成者文若而心以亨實必任三事位微侯而後足以
榮與漢興功臣名多湮沒而申培伏勝遺澤施于藹乎然
則以纂述爲束縛英才之徽纆者細人之陋也以沮惑君
子而有餘亦已

人之可信者不貪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傳不可爲
之事徵生之直仲子之廉君子察其不諶室達之詩漂杵
之書君子辨其不實人惡其飾言飾行以亂德也言惡其
溢美溢惡以亂道也君子之以敦實行傳信史正人心厚
風俗者誠而已矣江州陳兢九世同居而太宗歲賜以粟
蓋聞唐張公藝之風而上下相蒙以矜治化也九世同居
天下亦多有之矣其宅地廣其田牧便其習業同未可遽

爲孝慈友愛人皆順以和也公藝之告高宗也曰忍夫忍必有不可忍者矣則父子之詐語婦姑之勃谿兄弟之交瘉以至于斁倫傷化者皆有之公藝悉忍而弗較以消其獄訟讐殺之大惡而已使其皆孝慈友愛以無尤也則何忍之有邪故公藝之言猶不敢增飾虛美以惑人爲可信也傳陳兢之家者曰長幼七百口人無間言已溢美而非其實矣又曰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其誕至此而兢敢居之爲美人且傳之爲異史且載之爲眞率天下以僞君子之所惡夫亂德之言者非此言哉人而至于百則合食之頃一有不至非按而數之且不及察矣犬而至百坌涌而前一犬不至卽智如禘禹未有能一覽

而知者奚況夫乎計其家七百口之無閒言爲誇誕之說亦如此而已矣堯舜之有朱均文王之有鮮度天不能私其美于聖人之家子之賢不肖天也天之化未有能齊者也何獨于陳氏之家使皆醇謹以若于長者之訓耶而曰自陳崇以至于兢教之有方飭之有道家訓立而人皆勸則堯之子子既自以則天之德立範于上而又使事舜于畎畝以薰陶其氣質陳氏之德十百于堯其教也十百于舜庶乎可矣不然慧者愚者强者柔者靜者躁者咸使整齊專壹而無朱均鮮度之梗化于中陳氏何德以堪此取堯舜猶病之美誇鄉原非刺之無兢之僞史之誣豈待辨而明哉且以陳氏之族如彼其善矣又何賜粟以後九世

之餘寂寂無足紀數而七百口敦仁崇讓之子弟曾無一人能樹立于宋世哉當唐末以後之喪亂江州爲吳楚交爭之衝陳氏所居僻遠于兵火因相保以全其家分數差明而無訟獄讐殺之變陳氏遂栩栩然以自矜有司乃栩栩然以誇異太宗且栩栩然以飾爲時雍之化相率爲僞而犬亦被以榮名史氏傳其不足信者而世信之妄人售而爲父兄者恤虛名以瀆倫紀君子所以爲世道憂也夫君子之齊家以化及天下也不爲不可成不居不可久責備賢者而善養不才立異以使之同昭辨以使之壹賢者易以篤其恩不肖無以增其慝是以命士而上父子異宮不欲其相黷也五世而降功緦以絕不欲其强飾也立庭

之訓止于詩禮伎飲之成禁于朝廷三十授田而口廬分處八口以外而饑寒自贍無相雜也則無相競也使九世可以同居族以睦而分以明則先王胡不立此以爲制而文昭武穆必使有國有家各賜族以使自爲紀哉化不可驟情不可強天不可必人不可不豫爲之防故僞行僞言不宜上以誠教下以誠應同人之道類族辨物而于宗則吝家人之義嘻嘻失節而威如以孚垂世立教仁之至義之盡矣假詭之行矜夸之說熒惑之下飾大美以竊名利天性受誣而人紀以亡讀史者又何監焉

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貞其大節過而不失其中幽光內韞亙五十餘季人無得而稱者其楚王元佐乎元佐太宗之

元子也太宗遂其傳子之志則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杜后之命曰太祖傳二弟而旋授德昭則令太宗恤遺命全秦王而授之位秦王立其猶從母命也德昭雖死而惟吉存使其不然則秦王且私授其子此吳先與僚先後得國之勢也元佐其猶夷眜餘祭之子位不得而及焉必矣太宗挾傳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豈憂巳位之不固哉爲元佐計欲坐收而奄有之尒故曰如太宗之志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于是而元佐㬌然發其天性之惻悱以質鬼神以對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于不仁憤太宗之不聽也激烈佯狂縱火焚宮示不可以君天下進則有九五之尊退則齊庶人之罰萬一父怒不測而死及之亦且

甘之如飴嗚呼是豈三代以下教衰俗圮之得再見者哉
廢爲庶人而元佐之心得矣得其心者得其仁也是伯夷
泰伯之所以弁髦人爵而處天爵而保此心以復于禮者
也東海王彊之安于廢父不欲畀以天下也宋王成器之
屈于元宗弟有社稷之元功已不得而居其上也父志存
焉人心歸焉不敢與爭而僅以自保其王爵議者猶且獎
之元佐以遜獲之天下脫屣而求愜其孤心豈彼所能企
及哉乃廷無公論之臣史無闡幽之筆且以建儲稱寇準
之忠擁戴誑呂端之節實錄所紀又爲撫不得與及李后
王繼恩謀立之說曲毀其至德故司馬氏曰伯夷雖賢得
孔子而名益著世無君子信流俗傾妒之口擠潛德而曲

誣之後世之史不如其無史也多矣太宗怒欲安置之于均州百官諫而止者抑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眞宗立復楚王之封加天策將軍之號待以殊禮者知其棄萬乘以全至性而李后之謀必其所不就也太宗媿之眞宗安之而不能動廷臣國史之心流俗之迷而不覺有如是夫或曰泰伯不欲有天下逃之句吳而元佐終受王封何也曰周未有天下而句吳爲殷之蠻服古有公子去國而爲羈之禮則有餘地以聽泰伯之徜徉末則一統六寓而元佐爲適焉若其終受王封也藉令泰王立惟吉繼而太宗既君天下致年康則其元子固當爲王王者元佐之應得也不爲天下而德已至矣悻悻然致怒天倫效陳仲子之爲

哉乃于是而見宋之無人也德昭之死廷美之竄大亂之道太宗之巨慝也立其廷者以剛直稱則賈伊姚坦以昌言稱則田錫張齊賢以方正稱則李昉呂端皆所謂賢臣也而頫首結舌聽其安忍戕性以行私無敢一念開國之先皇者僅一盧多遜衛太宗于前護秦王于後無忘金匱之言而趙普之邪說一張附致深文以竄死昏霾掩日月之光僅露孤光于元佐有心者自知擇焉矣必孔子而後可致伯夷于青雲存乎人心之不死者而已矣

太宗謂秦王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殆乎知道者之言也夫且夫人之有所嗜好而不能自已者吾不知其何以然也耳目口體于天下之物相得而各有

合欲之所自興亦天也非徒小人之所依附君子之所不能去也然而相得者期于得而止其合也既合而固可無求固徒崇高富貴者之易于屬厭抑貧賤之子可致而致焉者也故夫人之所嗜亦大略可睹矣居海國者不嗜麢麂處山國者不嗜鰒蛤未聞其名則固不慕也未識其致則固不耽也然則世之有所嗜好而沈迷不反者皆著見于外而物得乘之以相戕耳繇是而銷日糜月濫喜狂怒廢事喪德殄天物耗財用導慆淫過肓小抵于敗國亡家而不悟豈果其嗜好之不可遏哉羣然取一物而貴之則貴矣羣然取一物而安之則安矣有所貴而忘其賤有所安而忘其本不足以安時過事已而不知當日之酷好者

何必若是者吾又惡知其何以然哉衛懿公之于鶴也唐元宗之于羯鼓也宋徽宗之于花石也達者視之皆無殊于瓦缶之與塊土凡蟲也而與之相守以不離求其故而不得設身而代爲之思蓋觸目喜新偶動于中而著見于外窺之者曲以相成習聞數見浮言胥動隨以流而不可止耳口之欲止于味而山珍海錯者非以味也以其名也體之欲止于適而衣珠玉者非以適也以其名也一夫偶以奇而炫之無識者相因而和之精而益求其精備而益求其備乃至胡椒之八百斛楊梅仁之十石不知何所當于嗜欲而必汲汲以求者如此嗚呼以口還口而味亦漸矣以目還目而色亦漸矣以耳還耳而聲亦漸矣以體還

體而衣被器用遊觀之所需者亦漸矣過此則皆流俗浮游之言轉相傳述溢于其分而勞形怵神殄民殄物役役以奔走至死而不釋嗚呼是其愚也吾且惡知其何以然哉故君子之不欲不爽于理者無他耳目口體止于其分不示人以殊異之情則人言之沓至稗官之妄迷導諛者之將近嬖技者之蠱惑畢不以易吾耳目口體之素然則淡然無欲者非無欲也欲止于其所欲而不以流俗之欲爲欲也夫流俗之欲而蕩其心夫人之所不能免也奚以治之其惟有以鎭之乎太宗曰朕無他好唯喜讀書所以鎭之也鎭之者息其紛紜抑其競躁專凝其視聽而不遷古今成敗得失之故迭至而相警以域其聰明其神閑其

氣肅其幾不可已其得不能忘如是而流俗之相欻者亦得扼而白不相覩以是而形見于外天下之飾美以進者相與以道藝其人非必賢其所習者抑不詭于正矣其學非必醇其所尚者固不損于物矣因而精之因而備之而道存焉故太宗之擇術善矣宋儒先以格物窮理爲身心意知之所自正亦此道焉耳雖然但言讀書而猶有所患所患者以流俗之情臨簡編而簡編之爲流俗用者不鮮也故蕭繹楊廣陳叔寶李煜以此而益長其滔淫豈徒人主然哉凡爲學者皆不可不戒也夫苟以流俗之心而讀書則讀書亦嗜好而已其弊日糜月廢事喪德也無以愈此是皆其淫有三不知戒而蹈之者衆故不可不戒也物

求其名形求其似誇新競麗耽僻摘險以侈其博如是者謂之色淫師甑儒之章程剜小生之矩步析音韻以求工設機局以相應曳聲引氣意短言長如是者謂之聲淫讀可喜之言而如中酒讀可怒之事而如操戈嬉笑以諧心怒罵以快意逞其氣以擊節于豪宕之篇馳其志以適情于肦逸之語心與俱流情將日蕩如是者謂之志淫此三淫者非所讀之書能病之也風雅兼貞淫之什春秋有逆亂之書遠流俗審是非甯靜以鎮耳目之浮明則道貞于一軒輶之語里巷之謠無不可益也非是而涉獵六籍旦有導人以迷者況史冊有繁言百家有瑣說乎班固之核也裴駰之典也臤成式陸佃之博也蘇軾曾鞏之辨也以

是而獵榮名弋物望又奚異于爛羊之關內侯圍棊之宣城守宣淫之控鶴監乎無他以讀書爲嗜好則適以導人于欲也惟無欲而後可以讀書故曰太宗之言殆知道者之言也

論治者僉言久任爲州縣長吏言之耳夫豈徒牧民者之使習而安哉州縣之吏去天子遠賢不肖易以相欺久任得人則民安其治久任失人則民之欲去之也不能以旦夕待而壅于上聞故久牧民之任得失之數猶相半也至于大臣而久任決矣國家之政見爲利而亟興之則姦因以售見爲害而亟除之則衆議于鼎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會之宜靜以需衆志之定恒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

嘗其條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懫不敢怒張也學有所得不敢姑試也受政之初人望未歸得君之始上情未獲則抑養以沖和待以審固泊乎若無所營淵乎若不可測而後斟酌飽滿以爲社稷生民謝無疆之恤期月三年之神化固未可爲大賢以下幾幸也乃秉政未久而已離乎位矣欲行者未之能行欲已者未之能已授之他人而局又爲之一變勿論其君子小人之迭進而黄穉竊嘉穀之膏雨也均爲小人而遞相傾者機械後起而益深均爲君子而所學異者議論相雜而不調以兩不相謀之善敗共圖一事之始終條緒判于尺尋而得失差以千里求如曹參之繼蕭何守畫一之法以善初終者百不得一也且

惟蕭何之相漢與高帝相爲終始緒已成而後洞然于參
之心曰無所容其異同何令何任未及而參代亦惡能成
其所未就以奏治定之功況其本異以相攻彼抑而此揚
者乎夫爰立作相者非驟起衡茅初登仕版者也抑非久
歷外任不揆風采者也既異乎守令之遼闊而不深知則
可不可決之于早既任之而固可勿疑奚待歷事已還而
始謀其進退故善用大臣者必使久于其任而後國是以
不迷君心以不眩宋自雍熙以後爲平章爲參知爲密院
總百揆掌六師者乍登乍降如拙棊之置子顛倒而屢遷
爽致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張齊賢李至王沔陳恕張士
遜寇準呂端柴禹錫蘇易簡向敏中張洎李昌齡者雖其

間不乏僥倖之士而可盡所長以圖治安者亦多有之十餘年間進之退之席不暇煖而復搖蕩其且前且卻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謀未定而位已離矣則求國有定命之計讀人有適從之法守其可得與以此立法子孫奉爲成憲人士視爲故事其容容者既以傳舍視黃扉浮沈于一日之榮寵欲有爲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志氣憤盈乘時以求勝乃至一陟一遷舉朝視爲黜陟之期天子爲改紀元之號議日以紛論日以起囂訟盈廷而國隨以斃垂法不臧非旦夕之故矣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無他忌大臣之持權而顛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固天位耳自趙普之謀行于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動▆▆之士亦供

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勞而防之若敵國也且以冠準起家文墨始列侍從而狂人一呼萬歲議者交彈天子震動曾不念準非擬懿之姦抑亦無其權藉而張皇怵惕若履虎之咥人其愚亦可嗤也其自取孤危尤可哀也至若蔡京秦檜賈似道之誤國以淪亡則又一受其蠱惑以終身屹峙若山莫能搖其一指立法愈密姦佞之術愈巧太宗顛倒其大臣之權術又奚能取必于闇主徒以掣體國之才臣使不能畢效其所長嗚呼是不可為永鑒也歟

自唐漁陽之亂藩鎮擅土自殖迄于割據而天下裂有數郡之上者即自帝自王建蟻封之國養兵將修械具僭儀

衛侈宮室立百官益以驕奢其用不貲戶口農田之賦歛史不詳其虐取者矣若概可知其谿壑之難填矣然而固不給也于是而海國之鹽山國之茶皆官榷賣又不足則榷酒稅農器之令察及毫毛迨宋之初未能除也皆仍僭僞之陋也然就此數者論之唯農器之稅爲虐已甚稅興而價必涌貴貧民不贍則器不利而土荒民之貧日以酷矣榷酒者官吏降爲當壚之傭保辱人賤行之尤也而抑有可通之理焉唯海之有鹽山之有茶農人不得而有也貧民不得而擅其利也棄耒耜以營牢盆舍原隰而趨岡阜富民大賈操利柄以制耕夫之仰給而軍國之盈虛齊不與之相與則逐末者日益富力田者日益貧匪獨一不肉

抑國計民生之交感矣故古者漆林之稅二十而五車乘牛馬稅之于商先王之以敎本裕民而持輕重之衡以低昂淳漓者道莫隆焉則斯二者取之以寬農田之稅仁之術義之正也雖偏方之王立爲程法其迹若苛而有王者起又惡得而廢焉若夫酒則尤有道存焉古之爲酒者以療疾以養老以將敬于賓祭而過飮之禁自禹以來垂戒亟焉天子所不敢耽聖人所不敢旨則愚賤貧寒之子不敢恣其所欲素封紈袴之豪不待聽其所嗜故周官有萍氏之譏惡人之易得而飮也商賈貿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無以通有無而贍生理雖過徼民利而民亦待命焉若夫酒則藉其無之而民生自遂且能永無之而民氣尤

醇乃其流既久而不可以乍絶則重稅之而酤者不得利焉稅重價增而貧者不得飲焉豈非厚民生正風俗者之所大快哉然則稅之已重而不爲民病者莫酒若也榷酒雖繁而稅酒則正又何疑乎百家之市無懸帘則日暮無狷舉之狂子三時之暇無巷飲則長夏無稱貸之窮民又何病焉淳化五年罷官賣而使輸課折衷之允得者也新法行而官賣復行乃至以歌舞誘人之沈湎惡足以體太宗之至意乎稅不一而莫先于酒其次茶也又其次鹽也三者之輕重準諸道而可得其平唯農器之稅至景德六年而後罷太宗于此疏矣

古有云受降如受敵非但行陳之間詐降以誘我而覆我

也畀于降而無以馭之示以瑕而使乘激其怨而使憤益其驕而使玩其禍皆深于受敵受敵而不競一敗而止屢敗而猶足以抑患在外也受降而無以馭之則患在內而無以解梁之于侯景身斃國傾宋昇受之也唐之于河北兵連禍結僕固懷恩受之也或激之或驕之禍一發而不知所以防而不僅此也無以激之而無以綏之猶激也無以驕之而無以服之猶驕也則宋之于李繼捧是已李氏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于一方無可歸之至衣被器具之需仰給于中國者不贍翹首以望內集者固其情也及是河東之下三秊矣僅隔一水而卽宋疆僭偽削平風聲遠訖捲土而來披襟而受之易易也而正未易也銀夏之在

西陲士馬精强風俗獷戾十九同于外夷固非錢氏處海濵文弱不振之比也則愛之也豈得以愛錢氏者愛之乎太上之愛遠人也以德其次以恩其次以略又其次以威惟德與威非一旦之積也宋之德而既凉矣其恩則响响之仁不足以撫驕子其威則瓦橋關之圍莫州之敗岐溝之衂天子親將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亟議寢兵李氏入而深測之矣三者無得而待焉則愛之之略不容不審也繼捧既移鎮彰德而四州易帥矣帥之者誰使而可邪使能擇虎臣以鎮撫鼓厲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斷契丹之右臂而入任之部曲尚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圖功名繼遷雖逃無能闌入而揺蕩之四州安矣乃安撫

可遣之師而託非其人非無可遣也夙將如曹彬而弭德超得行其離間血戰如楊業而潘美等得誘以叛離固不欲付嶲肥上勇鹽池沃壤于矯矯之臣也夫既不能尒矣則繼捧雖奉版以請吏而以恩懷之使仍擁定難之節無失其世守亦收其貢稅漸設其僉判以待其定而後易制之且勿使盤居內地窺我設施以相玩而啟戎心不猶愈乎且夫欲降者繼捧與其二三僚幕而已其從之以入者倔強之心未嘗一日而去於其懷故繼遷之走旋起收之而樂為之用還繼捧于故鎮則部落民庶既得內附之利而無吏治之擾繼遷無以蠱衆心而囂張漸華無難折箠而收之矣是策也唯乘其初附而銷萌于未亂則得也迫

繼遷復振之後守臣殲疆土失趙普乃用之以縱繼捧而使歸則中國已在其目中徒以長寇而示弱則繼捧北附于契丹繼遷且僞降以緩敵卒至帝制自雄虔劉西土掣中國以納賂于北敵而日就亡削謀之不臧禍亦烈矣乃當日者處堂之君相栩栩然曰天下已定百年割據之遺人懷音歸我披襟以受之無難也不已妄乎無其德不建其威恃其恩不知其略有隕自天之福非其人不克承也是故東漢之絕西域宣德之新交趾誠有戒心焉保天下以無虞者惟不可動以小利而思其永斯以得懷遠招攜之道固非宋之　能勝任也

爲君子儒者亟于言治而師申商之說束縛斯民而困若

之乃自詭曰此先王經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漢唐皆有之而宋爲甚陳靖請簡責京東西荒地及逃民産籍募民耕作度田均稅遂授京西勸農使陳恕等知其不可行奏罷之而黜靖知陳州論者猶惜靖說之不行爲恕等咎嗚呼非申商之徒以生事殃民爲治術者孰忍以靖之言爲必可行乎聖三不作而横議興取詩書周禮之文斷章以飾申商之刻覈爲君子儒者汩沒不悟哀我人斯死于口給亦慘矣哉今姑勿論其言且問其人靖太常博士也非經國之大臣無田賦之官守出位以陳利害者何必及授以陳州之民社則尸位以終于民無循良之績于國無匡濟之能斯其人槪可知矣故夫天下無事而出位以陳

利國便民之說者其人皆概可知也必其欲持當國大臣
之長短思以勝之而進其黨者也不則其有所忮忌于故
家大族而傾之也不則以已之貧嫉人之富思假例以奪
人者也不則迎君與大臣之意旨希得當以要寵利者也
即不然抑偶覩一鄉一邑之敝動其褊衷不知天下之不
盡然而思槩爲改作者也如是者覽其章奏若有愛民憂
國之忱進而與之言不無指天畫地之畧及授以政則面
牆而一無能爲是其爲浮薄僥倖之匹夫也逆屈而㽞其
殖而皮相者樂與之親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誠畏
之也乃若其言則苟實求諸事理而其姦立見唯夫國
君貪大臣無老成之識于是而其言乃售今取靖言而拔

之所謂荒地者非荒地也所謂逃民產籍者非逃民也自汴晉交兵迄于契丹之打草穀京東西之凋殘劇矣張全義成汭之僅爲撫循周世宗以來之乍獲休息乃有生還之游子僑寓之羈人越陌度阡薄耕以幸利而聊爲棲息當陳靖陳言之日宋有天下三十二年耳兵火之餘版籍錯亂荒萊與熟地固無可稽逃亡與歸鄉抑無可據則荒者或耕逃者或復幸有脫漏以慰鴻雁之哀鳴百年大定以還自可度地度人以使服賦率靖固知其非荒非逃而假爲募民之說俾寸土一民詞窮而盡斂之是役一興姦民之訐發酷吏之追償無所底止民生蹙而國本戕非陳恕等力持以息其毒人之死於靖言者不知幾何矣唐之

爲此者宇文融也而唐以亂宋之季世爲此者賈似道也而宋以亡託井地之制于周官假經界之說于孟子師李悝之故智而文之曰利民襲王莽之狂愚而自矜其復古賊臣之賊也而爲君子儒者嘗以其說之不行爲惆悵乎夫三代之制見于典籍者既已略矣若其畫地域民而俾任土作貢者則有以也古之人民去茹毛飲血者未遠也聖人教之以耕而民皆擇地而治唯力是營其耕其蕪任其去就田無定主而國無恆賦且九州之土析爲萬國追周併省猶千有八百諸侯自擅其土以取其民輕重法殊民不堪命故三代之王者不容不畫井分疆定取民之則使不得損益焉民不自爲經界而上代爲之非此則擇肥

壞棄瘠原爭亂且日以興蕪萊且日以廣故屈天子之尊下爲編氓作王伯之計誠有不得已也夫豈以限萬世而使必服其征哉乃其所謂再易者非必再易也一易者非必一易也其萊田非必萊也存其名不廢其實勸者不禁其廣耕而田賦正如其素故自上農以至下農其獲五等豈百畝之所獲勤惰如是其差乎萊地之耕否使然耳及漢以後天下統于一王上無分土踰額之征下有世業相因之土民自有其經界而無煩上之區分至于兵火之餘脫鋒刃而務菑畬者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于戶或丁壯有力而不但自墾其田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勸百姓不足而國亦貧耳無與限之弗勞募也名爲募而實

爲綜察以與歸飛之雁爭稻粱不已慘乎夫如靖者流妒匹夫匹婦之偸得一飽而爲富有四海之天子益錙銖升斗之利孟子曰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于上刑非若此儔其孰膺明王之鈇鉞邪不勸而自勸者農也勸農者厲農者也頭會箕斂而文之曰勸夫申商亦何嘗不曰吾以利民哉而儒者誣先王易簡之德以申商之纖密當之胥陳靖以與周公齒道之不明莫斯爲甚矣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湘沄重刊

宋論卷二終